

明

史

冊三



明史卷二百六

列傳第九十四

總裁官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少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戶部尚書事加六級張廷玉等奉

敕修

馬錄顏頤壽
盧瓊聶
沈漢賢
湯沐劉琦
科

張達杜鸞
王希漸鄭一鵬

程啓充
唐樞

葉應騁黃藍
田綰解一貫

鄭洛書
錄

邵經邦劉世揚
趙漢

魏良弼秦洪
葉寅

馬錄字君卿信陽人正德三年進士授固安知縣居官廉明徵爲御史按江南諸府世宗卽位疏言江南之民最苦糧長白糧輸內府一石率費四五石他如酒醋局供應庫以至軍器胖襖顏料之屬輸內府者費皆然戶部侍郎秦金等請從錄言命石加耗一斗毋得苛求中官黃錦誣劾高唐判官金坡詔逮之連五百餘人錄言祖宗內設法司外設撫按百餘年刑清政平先帝時劉瑾錢寧

輩蠱惑聖聰動遣錦衣官校致天下洶洶陛下方勤新政不虞復有高唐之命
給事中許復禮等亦以爲言獄得少解嘉靖二年大計天下庶官被黜者多訐
撫按以錄言禁止五年出按山西而妖賊李福達獄起福達者崞人初坐妖賊
王良李鉞黨戍山丹衛逃還更名午爲清軍御史所勾再戍山丹衛復逃居洛
川以彌勒教誘愚民邵進祿等爲亂事覺進祿伏誅福達先還家得免更姓名
曰張寅往來徐溝間輸粟得太原衛指揮使子大仁大義大禮皆冒京師匠籍
用黃白術干武定侯郭勛勛大信幸其仇薛良訟於錄按問得寶檄洛川父老
雜辨之益信勛爲遺書錄祈免錄不從偕巡撫江潮具獄以聞且劾勛庇奸亂
法章下都察院都御史聶賢等覆如錄奏力言勛黨逆罪詔福達父子論死妻
女爲奴沒其產責勛對狀勛懼乞恩因爲福達代辨帝置不問會給事中王科
鄭一鵬程輅常泰劉琦鄭自璧趙廷瑞沈漢秦祐張達陳臯謨御史程啓充盧
瓊邵爾高世魁任淳南京御史姚鳴鳳潘壯戚雄王獻評事杜鸞刑部郎中劉
仕主事唐樞交章劾勛謂罪當連坐勛亦累自訴且以議禮觸衆怒爲言帝心

勳復乞張璁桂萼爲援璁萼素惡廷臣攻己亦欲借是舒宿憤乃謂諸臣內外交結借端陷勳將漸及諸議禮者帝深入其言而外廷不知攻勳益急帝益疑命取福達等至京下三法司訊既又命會文武大臣更訊之皆無異詞帝怒將親訊以楊一清之言而止仍下廷鞫尚書顏頤壽等不敢自堅改擬妖言律斬帝猶怒命法司俱戴罪辦事遣官往械錄潮及前問官布政使李璋按察使李珏僉事章綸都指揮馬劣等時璋珏已遷都御史璋巡撫寧夏珏巡撫甘肅皆下獄廷訊乃反前獄抵良誣告罪帝以罪不及錄怒甚命璁萼方獻夫分署三法司事盡下尚書顧壽侍郎劉玉王啓左都御史賢副都御史劉文莊僉都御史張潤大理卿湯沐少卿徐文華顧佖寺丞汪淵獄嚴刑推問遂搜錄篋得大學士賈詠都御史張仲賢工部侍郎閔楷御史張英及寺丞淵私書詠引罪致仕去仲賢等亦下獄萼等上言給事中琦泰郎中仕聲勢相倚挾私彈事佐錄殺人給事中科一鵬祐漢輶評事鸞御史鳴鳳壯雄扶同妄奏助成奸惡給事中達御史世魁方幸寅就死得誣勳謀逆率同連名同聲駕禍郎中司馬相

妄引事例故意增減誣上行私邇者言官締黨求勝內則奴隸公卿外則草芥司屬任情恣橫殆非一日請大奮乾斷彰國法帝納其言并下諸人獄收繫南京刑部先是廷臣會訊太僕卿汪元錫光祿少卿余才偶語曰此獄已得情何再鞠偵者告萼以聞亦逮問萼等遂肆榜掠錄不勝刑自誣故入人罪萼等乃定爰書言寅非福達錄等恨勛構成冤獄因列諸臣罪名帝悉從其言謫戍極邊遇赦不宥者五人璋珏綸彥前山西副使遷大理少卿文華謫戍邊衛者七人琦達泰瓊啓充仕及知州胡偉爲民者十一人賢科一鵬祐漢輅世魁淳鳴鳳相鸞革職閒住者十七人頤壽玉啓潮文莊沐似淵元錫才楷仲賢潤英壯雄前大理丞遷僉都御史毛伯溫其他下巡按逮問革職者副使周宣等復五人良抵死衆證皆戍寅還職錄以故入人死未決當徒帝以爲輕欲坐以奸黨律斬萼等謂張寅未死而錄代之死恐天下不服宜永戍烟瘴地令緣及子孫乃戍廣西南丹衛遇赦不宥帝意猶未慊語楊一清等曰與其僇及後世不若誅止其身從舜典罰弗及嗣之意一清曰祖宗制律具有成法錄罪不中死刑

若法外用刑吏將緣作奸人無所措手足矣帝不得已從之以萼等平反有功
勞諭之文華殿賜二品服俸金帶銀幣給三代誥命遂編欽明大獄錄頒示天
下時嘉靖六年九月壬午也至十六年皇子生肆赦諸謫戍者俱釋還惟錄不
赦竟卒於戍所顏頤壽巴陵人居官有清望聶賢長壽人爲御史清廉奪官五
年用薦起工部尙書改刑部尙書致仕卒謚榮襄湯沐字新之江陰人弘治九
年進士除崇德知縣徵授御史正德初嘗劾中官苗達保國公朱暉等罪出爲
湖廣僉事劉瑾以沐不附己用牙僧同寅許學士張芮事波及沐謫武義知縣
瑾誅復爲廣東僉事累遷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請立土官世系籍絕其爭襲
之弊而令其子弟入學報可嘉靖二年改撫四川入爲大理卿旣坐福達獄罷
歸家居六年薦章數十上不召卒沐居官三十載屏絕餽遺以廉潔稱劉琦字
廷珍洛陽人正德九年進士嘉靖初由行人授兵科給事中時給京軍冬衣布
棉恆過期以琦請卽命琦立給李福達逃洛川琦知之甚悉事覺琦疏陳顛末
因劾郭勛黨逆又與御史張問行劾勛侵盜草場租銀旣而馬錄獄具坐琦佐

使殺人下獄謫戍瀋陽閱十年赦歸卒盧瓊字獻卿浮梁人正德六年進士由
固始知縣入爲御史嘉靖改元上言景皇帝有撥亂大功而實錄猶稱鄖戾王
敬皇帝深仁厚澤而實錄成於焦芳手是非顛倒乞詔儒臣改撰帝惟命史官
正孝宗實錄之不當者然亦未有所正也出按畿輔桂萼疾臺諫排己考察京
官既竣令科道互糾劾吏科都給事中王俊民等爭之瓊與同官劉隅等亦言
交相批抵報復非盛世事帝切責俊民隅奪其俸五月瓊等皆三月而命部院
考之瓊竟以効勛謫戍邊赦還卒沈漢字宗海吳江人正德十六年進士授刑
科給事中中官馬俊王堂久廢忽自南京召至漢論止之改元詔書蠲四方逋
稅漢以民間已納者多飽吏橐請已徵未解者作來年正課又言近籍沒奸黨
貲數千萬請悉發以補歲入不足之數皆報可嘉靖二年以災異指斥時政尙
書林俊去位復抗章爭之戶部郎中牟泰坐吏盜官帑下詔獄貶官漢言吏爲
奸利在泰未任前事敗泰發之泰無罪因極言刑獄宜付法司毋委鎮撫不納
大獄起法司皆下吏漢言祖宗之法不可壞權倖之漸不可長大臣不可辱妖

賊不可赦遂并漢收繫除其名家居二十年卒曾孫環萬曆中爲吏部員外郎
請王恭妃封號忤旨降行人司正天啓初贈少卿王科字進卿涉縣人正德十
二年進士授藍田知縣城隘且無水科導西山水入城拓而廣之遂爲望邑毀
境內淫祠以其材葺學宮嘉靖四年徵爲工科給事中嘗劾兵部尙書金獻民
無功總兵官趙文种勛失事及陝西織造內官擾民郭勛任奸人郭彪鄭鸞剝
軍害民狀又言三司首領州縣佐貳以秩卑爲上官所輕棄率貪冒不自惜宜
拔擢其廉能者而諸邊財計之職不宜處下才鹽運官廉當遷敘大獄起劾勛
遂下獄削籍方諸臣之被罪也舉朝皆知其寃莫敢白踰月南京御史吳彥獨
抗章請寬之上怒斥於外已而御史張祿亦以爲言忤旨切讓自是無敢言者
十一年桂萼已死張璁亦免相聶賢毛伯溫始起用張潤汪元錫李珏閔楷亦
相繼收錄唯臺諫曹郎竟無一人召復者隆慶初諸人皆復職贈官錄首贈太
僕少卿琦瓊俱光祿少卿漢科俱太常少卿當萼等反福達之獄舉朝不直萼
等而以寅福達姓名錯互亦或疑之至四十五年正月四川大盜蔡伯貫就禽

自言學妖術於山西李同所司檄山西捕同下獄同供爲李午之孫大禮之子世習白蓮教假稱唐裔惑衆倡亂與大獄錄姓名無異同竟伏誅暨穆宗卽位御史龐尚鵬言據李同之獄福達罪益彰而當時流毒縉紳至四十餘人衣冠之禍可謂慘烈郭勛世受國恩乃黨巨盜陷朝紳職樞要者承其頤指鍛鍊周內萬一陰蓄異謀人人聽命禍可勝言哉乞追奪勛等官爵優卹馬錄諸人以作忠良之氣由是福達獄始明

程啓充字以道嘉定州人正德三年進士除三原知縣入爲御史嬖倖子弟家人濫冒軍功有至都督賜蟒玉者啓充言定制軍職授官悉準首功今倖門大啓有買功冒功寄名竄名併功之弊權要家賄軍士金帛以易所獲之級是謂買功衝鋒斬馘者甲也而乙取之甚者殺平民以爲賊是謂冒功身不出門閭而名隸行伍是謂寄名賄求掾吏洗補文冊是謂竄名至有一人之身一日之間不出京師而東西南朔四處報功者按名累級驟至高階是謂併功此皆壞祖宗法解將士體乞嚴爲察革帝不能用十一年正日羣臣待漏入賀日晡禮

始成及散朝已昏夜衆奔趨而出顛仆相踐踏將軍趙朗者死於禁門啓充具奏其狀請帝昧爽視朝以圖明作之治都督馬昂進奸身女弟啓充等力爭既又極陳冗官冗兵冗費之弊乞通行革罷帝皆不省騰驤四衛軍改編各衛者奉詔撤回而各衛遺籍仍支糧糜倉儲八十七萬餘石啓充力言之冒支弊絕以憂歸世宗卽位起故官卽爭興獻帝皇號嘉靖元年正月郊祀方畢清寧宮小房火啓充言災及內寢良由徇情之禮有戾天常僭逼之名深乖典則輔臣執議禮臣建明不能敵經生之邪說佞倖之諛辭動假母后以籍天下之口臣謂不正大禮不黜邪說所謂修省皆具文也況邇者旨由中出而內閣不知奸黨獄成而曲爲庇護諫臣斥逐耳目有壅蔽之虞大臣疎遠股肱有痿痺之患司禮之權重於宰相樞機之地委之宦官邇臣貪濁頻有遷除邊帥僨師不得譴斥莊田之賞賚過多潛邸之乞恩未已伏望陛下仰畏天明俯察衆聽親大臣肅庶政以回災變報聞尋出按江西得宸濠逆蕭敬張銳陸完等私書欲亟去孫燧云代者湯沐梁宸可其次王守仁亦可因論敬銳等罪並言守仁黨逆

宜追奪給事中汪應軫訟守仁功言逆濠私書有詔焚毀啓充輕信被黜知縣
章立梅据撫之辭復有此奏非所以勸有功主事陸澄亦爲守仁奏辨御史向
信因劾應軫與澄帝曰守仁一聞宸濠變仗義興兵戡定大難特加封爵以酬
大功不必更議帝從太監梁棟請遣中官督南京織造啓充偕同官及科臣張
嵩等極諫不納啓充素蹇諤張璁桂萼惡之會郭勛庇李福達獄爲啓充所劾
璁尊因指啓充挾私謫戍邊衛十六年赦還言者交薦不復用卒隆慶初贈光

祿少卿

張達字懋登餘姚人正德十六年進士改庶吉士嘉靖元年授刑科給事中疏
言陛下臨御之初國是大定今舉動漸乖弊端復齋醮繁興爵賞無紀政事
不關於宰執者非一刑罰不行於貴近者甚多臺諫會奏而斥爲瀆擾大臣執
法而責以回奏至如崔元封侯蔣綸市寵陳萬言乞賜第先朝貴戚未有若是
恩倖也廖鵬緩死劉暉得官李隆復遣官勘問先朝罪人未有若是淹縱也願
陛下一反目前之所爲報聞給事中劉最鄧繼曾謫官達疏救不聽尋伏闕爭

大禮下獄廷杖四年十一月上疏曰近廷臣所上封事陛下批答必曰已有旨處置是已行者不可言也曰尙議處未定是未行者不可言也二者不言則是終無可言也且今日言者已非陛下初政時比矣初年事之大者既會疏公言之又各疏獨言之一不得行則相聚環視以不得其言爲愧近者不然會疏則刪削忌諱以避禍獨疏則毛舉纖微以塞責一不蒙譴則交相慶賀以苟免爲幸消讜直之氣長循默之風甚非朝廷福也章下所司尋進右給事中王科陳察劾郭勛帝慰留之達與同官鄭自璧趙廷瑞言勛倚奸成橫用酷濟貪籠絡貨資漁獵營伍爲妖賊李福達請屬爲逆黨陸完雪冤溫旨諭留是旌使縱也既復言福達誑惑愚民稱兵犯順助黨叛逆罪不容誅不聽尋以言事忤旨黜爲吳江縣丞復坐福達獄逮問謫戍遼東邊衛居十年母死不得歸哀痛而卒隆慶初贈光祿少卿

鄭一鵬字九萬莆田人正德十六年進士改庶吉士嘉靖初官至戶科左給事中一鵬性伉直居諫垣中最敢言御史曹嘉論大學士楊廷和因言內閣柄太

重一鵬駁之曰太宗始立內閣簡解縉等商政事至漏下數十刻始退自陛下卽位大臣宣召有幾張銳魏彬之獄獻帝追崇之議未嘗召廷和等面論所擬旨內多更定未可謂專也帝用中官崔文言建醮乾清坤寧諸宮西天西番漢經諸廠五花宮兩暖閣東次閣莫不有之一鵬言禱祀繁興必魏彬張銳餘黨先帝已誤陛下豈容再誤臣巡視光祿見一齋醮蔬食之費爲錢萬有八千陛下忍斂民怨而不忍傷佞倖之心況今天災頻降京師道殣相望邊境戍卒日夜荷戈不得飽食而爲僧道靡費至此此臣所未解報聞東廠理刑千戶陶淳曲殺人論謫戍詔覆案改擬帶俸一鵬與御史李東等執奏并劾刑部侍郎孟鳳帝不聽給事中鄧繼曾修撰呂柟編修鄒守益以言獲罪一鵬皆疏救宮中用度日侈數倍天順時一鵬言今歲災用詘往往借支太倉而清寧仁壽未央諸宮每有贏積率饋遺戚里曷若留供光祿彰母后德帝命乾清坤寧二宮暫減十之一魯迷貢獅子西牛西狗西馬及珠玉諸物一鵬引漢閉玉門關謝西域故事請敕邊臣量行賞賚遣還國勿使入京彰朝廷不寶遠物之盛德不聽

尋伏闕爭大禮杖於廷侍郎胡瓚都督魯綱督師討大同叛卒列上功狀請偏
頒文武大臣臺諫部曹及各邊撫按鎮監賞一鵬言桂勇誅郭鑑等在瓚未至
之先徐虧兒等之誅事由朱振於瓚無與瓚欲邀功冒賞懼衆口非議乃請并
敘以媚之夫自大同構難大臣臺諫誰爲陛下畫一策者孤城窮寇尙多逋逃
各邊鎮撫相去數千里安在其能犄角也請治瓚等欺罔罪賞乃不行時諸臣
進言多獲譴而一鵬間得俞旨益發舒言事論楊宏不宜推寧夏總兵官席書
不宜許費宏留其弟春爲修撰王憲夤緣貴近鄧璋敗事甘肅不宜舉三邊總
督服闋尚書羅欽順請告祭酒魯鐸被謫修撰呂柟宜召置經筵廷臣乞省親
養疾不宜概不許諸疏皆侃侃會武定侯郭勛欲得虎賁左衛以廣其第使指
揮王琬等言衛湫隘不足居吏士而民郭順者願以宅易之順勛家奴也其宅
更湫隘一鵬與同官張嵩勛勛以敝宅易公署驕縱罔上昔竇憲改沁水園卒
以逆誅勛謀奪朝廷武衛其惡豈止憲比部臣附勢曲從宜坐罪尚書趙璜等
因自劾詔還所易勛甚銜之而一鵬復以李福達獄劾勛桂萼張璁因坐以妾

奏拷掠除名九廟災言官會薦遺賢及一鵬竟不復召久之卒隆慶初復官贈光祿少卿

唐樞字惟中歸安人嘉靖五年進士授刑部主事言官以李福達獄交劾郭勛然不得獄辭要領樞上疏言李福達之獄陛下駁勘再三誠古帝王欽恤民心而諸臣負陛下欺蔽者肆其讒謗諛者溷其說畏威者變其辭訪緝者淆其真是以陛下惑滋甚而是非卒不能明臣竊惟陛下之疑有六謂謀反罪重不宜輕加於所疑一也謂天下人貌有相似二也謂薛良言弗可聽三也謂李珏初牒明四也謂臣下立黨傾郭勛五也謂崞洛證佐皆讐人六也臣請一一辨之福達之出也始而王良李鉞從之其意何爲繼而惠慶邵進祿等師之其傳何事李鐵漢十月下旬之約其行何求我有天分數語其情何謀太上元天垂文祕書其辭何指劫庫攻城張旗拜爵雖成於進祿等其原何自鉞伏誅於前進祿敗露於後反狀甚明故陝西之人曰可殺山西之人曰可殺京畿中無一人不曰可殺惟左右之人曰不可則臣不得而知也此不必疑一也且福達之形

最易辨識或取驗於頭禿或證辨於鄉音如李二李俊李三是其族識之矣發
於戚廣之妻之口是其孫識之矣始認於杜文柱是其姻識之矣質證於韓良
相李景全是其友識之矣一言於高尚節王宗美是鄜州主人識之矣再言於
邵繼美宗自成是洛川主人識之矣三言於石文舉等是山陝道路之人皆識
之矣此不必疑二也薛良怙惡誠非善人至所言張寅之卽福達卽李午實有
明據不得以人廢言況福達蹤跡謠密黠慧過人人咸墮其術中非良狡猾亦
不能發彼陰私從來發摘告訐之事原不必出之敦良朴厚之人此不當疑三
也李珏因見薛良非善人又見李福達無龍虎形硃砂字又見五臺縣張子真
戶內實有張寅父子又見崞縣左廂都無李福達李午名遂苟且定案輕縱元
兇殊不知五臺自嘉靖元年黃冊始收寅父子忽從何來納粟拜官其爲素封
必非一日之積前此何以隱漏崞縣在城坊旣有李伏答乃於左廂都追察又
以李午爲真名求其貫址何可得也則軍籍之無考何足據也況福達旣有妖
術則龍虎形硃砂字安知非前此假之以惑衆後此去之以避罪亦不可盡謂